

从范畴化看汉语关系子句^{*}

戴浩一
台湾中正大学

1. 引言

汉语关系子句的概念来自英语的“relative clause”。英语的关系子句用来修饰或限定名词，以关系代名词(relative pronouns)开头接连子句。这些关系代名词包含 who, whom, which, what，在形式上刚好与英语的疑问词一致。在某些条件下，它们可以用 that 代替，或被省略。例如，

- (1) The person who Ø came to visit me yesterday is my student.
昨天 Ø 看我的那个人是我的学生。
- (2) The person (whom) you met Ø yesterday is my teacher.
你昨天见到 Ø 的那个人是我的老师。

例(1)中的 Ø 代表被关系化(relativized)的子句中的主语；例(2)中的 Ø 代表被关系化(relativized)的子句中的宾语。(1)及(2)为限定性的关系子句(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英语的关系子句还有如例(3)的非限定性的关系子句(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 (3) Mary, who John asked Ø for help, thinks John is an idiot.
约翰找玛丽帮忙，玛丽认为约翰是白痴。

赵元任先生(Chao 1948)最早把关系子句的概念引进汉语分析。然而，他认为英语非限定性的关系子句在汉语不能用关系子句表达，如例(3)要用并列子句表达。同时他也注意到如例(4)的英语限定性的关系子

* 本文整合作者在首届两岸华文教师论坛(广州暨南大学, 2011年8月15—18日)宣读的《范畴化与汉语语法特性：分析与教学》，与在第六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2011年12月2日至4日，高雄，义守大学)宣读的《汉语关系子句的本质》。

句在汉语要用兼语式来表达。

(4) I have a friend who is most fond of talking.

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说话。

但是,赵元任先生(Chao 1968)把指示词“那”+“量词”词组在汉语关系子句的前后位置不同的分布视为等同限定性与非限定性的区分。

(5) 那位戴着眼镜的先生最近结婚了。

(6) 戴着眼镜的那位先生最近结婚了。

赵元任先生认为,(5)句中的关系子句没有限定性只有描述性,因为言谈中的两造已经知道「那位先生」所指是谁,子句「戴着眼镜」没有限定作用;而(6)句中的子句「戴着眼镜」则有限定作用。Hashimoto(1971)及 Tang (1979)也认为汉语有其限定性与非限定性的关系子句的区分,但是 Teng (1981)及 Lin(1994)都认为没此区分。Huang, Li, and Li (2009:217)总结过去相关文献认为(5)和(6)的区分不能等同英语的限定性及非限定性关系子句的区分,但是有描述(5)及指涉(6)的区分。最近,Du and Tai (2012)从语料库及语言心理学实验证明认为“指示词+(数词)+量词”出现在关系子句的前后真正的因素是语言心理处理方便的需要。因此,汉语没有非限定性关系子句,只有限定性关系子句。

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Comrie 1996, Matsumoto 1997, Lapolla 2008)认为亚洲语言包括汉藏语系及日语并没有如同英语及印欧语言等同的关系子句,其所谓「关系子句」只是名词修饰语意架构中的一部分。本文依此观点进一步用范畴化(categorization)来连串汉语不同的名词修饰的结构。范畴化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认知能力。虽然范畴化有其普遍的认知心理机制及层次结构,但是范畴化的原则会因人类不同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认知而产生不同的概念结构,进而组织不同的词汇、词组及句法。^①

2. 汉语名词的范畴化

2.1 基本层、上层、下层词汇

很显然的,名词所代表的语意是会受到文化经验所形成的不同范畴化(categorization)的影响的。例如英语的“bicycle”、“car”、“train”、“truck”、“bus”等能在路上行走的交通工具在汉语都以「车」称之:「脚踏车」、「汽车」、

「火车」、「卡车」、「公共汽车」等。许多汉英词典也把「车」等同于英语的“vehicle”。依据认知心理学家 Rosch et al. (1976) 所研发出来的范畴化理论, “car”、“bus”、“truck”等交通工具是基本层范畴化的表征 (basic level categorization), 而 vehicle 代表上层次 (superordinate level) 的范畴化。而 “sports car”(「跑车」), “city bus”(「公交车」), “pickup truck”(「小卡车」) 则代表下层次 (subordinate level) 的范畴化。

如果我们把汉语的相对词汇「脚踏车」、「公共汽车」、「火车」、「卡车等」, 看成基本词汇, 而把与英语“vehicle”对等的「车」当作上层词汇, 那么, 汉语的基本词汇可以借用上层词汇为中心成分 (head) 来表达, 而不需要如英语要用全然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基本词汇。同样的, 各种不同的鱼在英语中各有不同的名称, 如 “trout”(鳟鱼)、“cod”(鳕鱼)、“salmon”(鲑鱼)、“flounder”(比目鱼)、“eel”(鳗鱼) 等, 汉语则通以「鱼」称之。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以「花」为中心成分的「玫瑰花」、「菊花」、「牡丹花」、「桃花」、「兰花」、「桂花」、「莲花」等; 又如以「菜」为中心成分的「包心菜」、「芥蓝菜」、「花椰菜」、「白菜」、「空心菜」等。从这些例子中, 我们看出汉英两种语言在名词范畴化的策略迥然不同。汉语的基本层面词汇如「汽车」、「鲑鱼」、「玫瑰花」、「包心菜」是以上层词汇「车」、「鱼」、「花」、「菜」为中心成分 (head) 创造出来的复合词, 而且, 这个创造原则是相当能产的 (productive), 对新的复合词的形成是开放的 (open), 因此是一种创新机制 (creative mechanism)。

然而, 依照 Rosch et al (1976) 的理论, 基本词汇通常是单音节、词频最高、儿童最早习得的。我们因此也可以把汉语单音节的「车」、「鱼」、「花」、「菜」等看成基本层的词汇。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汉语常用单音节的词看成基本层词汇, 而汉语的上层及下层词汇都是要以复合词来表达的, 如 (7) 所示。

- (7) A. 基本层「车」、「鱼」、「花」、「菜」等:
B. 下层词:
a. 火车、汽车、自行车、卡车、马车、公共汽车
b. 鳗鱼、鲑鱼、鳟鱼、鳕鱼、鲸鱼、鳄鱼
c. 玫瑰花、菊花、牡丹花、桃花、兰花、桂花、莲花
d. 包心菜、芥蓝菜、花椰菜、茎菜、白菜、空心菜
(d-1 下下层: 大白菜、小白菜、包心白菜)

C. 上层词：

- a. 车辆、书本
- b. 桌椅、花木、父母、兄弟、姐妹
- c. 家具、交通工具、家电用品、杂货

以上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看法值得我们继续用不同构词理论及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更进一步讨论。无论将来结果如何,从基本语料就可以看出汉语与英文名词概念系统在范畴化方面的不同,同时也可以洞见汉语构词的分析性(analyticity)。^②

用单音节基本层词汇为中心成分所形成的下层词有时候会涉及在概念结构上比较复杂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的融合(blending)。^③例如,

(8) 海马、海狮、海豹、海豚

(9) 木马、木鱼

「海马」不是可以在陆上行走的一种马,但它在水中游动时、形状如马。「木马」也不是一种马,是形状如马的木制物品,「木鱼」也不是一种鱼,是和尚念经用的形状如鱼的木器。所以,汉语不能用量词「匹」计量「海马」,也不能用量词「条」计量「木鱼」。

基本层词汇与其下层词汇的关系也会影响句子的接受度(acceptability)。例如,汉语有一种英文没有的「主题—评论」(topic-comment)结构,其主题不能从论元的位置位移至句子的最前面,只能原来就在其位置(base-generated)。这种不靠位移的「主题—评论」结构,如基本层词汇与其下层词同时出现,主题一定是基本层词汇,而不是下层词汇。例如:

(10) a. 鱼,我最喜欢吃鲑鱼。

* b. 鲑鱼,我最喜欢吃鱼。

(11) a. 花,我最喜欢玫瑰花。

* b. 玫瑰花,我最喜欢花。

另外,基本层词汇与其下层词汇的关系也是一种上位词(hypernymy)与下位词(hyponymy)的关系,上位词能当下位词的代名词,但是下位词不能当上位词的代名词。请看,

(12) a. 我昨天买了一条鲑鱼,那条鱼有一斤重。

* b. 我昨天买了一条鱼,那条鲑鱼有一斤重。

- (13) a. 他昨天送了我一盆玫瑰花,我把那盆花放在阳台上。

* b. 他昨天送了我一盆花,我把那盆玫瑰花放在阳台上。

汉语以基本层词汇为中心语的复合词,其修饰语(定语)很多是用动一名结构组成的复合词。例如,

- (14) 饮水机,订书机,跑步机,压路机、洗衣机、烘碗机

(14)的例子都是以动—受组成的复合词为定语,但是如同石定栩(2003)指出,表示定中复合词的内部结构相当多样性。在(15)例中的定—中复合词,施事出现在定语,而中心语是地点、受事、时间、方式、等类(石定栩2003:486–487)。

- (15) a. 人行道,旅客休息室(施—动—地)

b. 人造丝、银行贷款(施—动—受)

c. 圣诞节、日据时代(施—动—时)

d. 新生报到处,旅客候车室(施—动—受—地)

e. 狗爬式、蛇行状(施—动—方式)

f. 狗叫声、头痛病(施—动—X)

还有以状—动结构为定语的定—中复合词,如

- (16) a. 零售商、长期居住客人(状—动—施)

b. 红烧肉、刀削面(状—动—受)

c. 暂居地、长眠处(状—动—地)

d. 急救法、深潜式(状—动—方式)

汉语定—中复合词的结构多样性也显示出名词修饰语意架构内涵的复杂性。此复杂性来自各种句法、语意、语用的交互结果,无法单纯用形式句法来陈述或解释。更重要的是这些定—中复合词的定语在语意概念上都有类似关系子句的功用与结构。

2.2 量词、数词、指示词与名词词组

名词指涉物体,而汉语的量词(measure words),顾名思义,其功用在支持数词计算物体的数目,但是许多量词,特别是个体量词,如一维的条、根、枝,二维的张、幅、片,三维的颗、粒、个、块、团等,同时也根据名词所指涉的物体的形状、大小、硬软等视觉、感官特质及其功能,对汉语的名词加以分类,因此 Tai and Wang(1990)称它们为分类词(classifiers)。这些分

类的原则显示出汉语以认知及经验为基础所形成的独特的范畴化。(Tai 1994; and Tai and Chao 1994)

英语的名词分成可数(count)与不可数(mass)两种:可数的是指涉离散物体的名词;不可数的是指涉离散不清的物质的名词。前者如 books、tables,后者如 rice、water。后者在英语中一定要出现在单位量词的情况下才可数,如 a pot of rice、a cup of water。在世界语言中,有量词系统的语言通常没有名词复数,这种现象常让人认为汉语的名词概念结构是不可数(Hansen 1983)。然而,心理实验的结果(Kuo 2003)还是可以推论汉语名词还是有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别。简而言之,可数的名词以分类词计算,不可数的名词以量词,如堆、撮、碗、坏、斤等度、量、衡单位计算。

数词的数量功用也是一种范畴化,而范畴化的终极目的便是能指示言谈中所涉及的人或物体。因此,从范畴化的观点,名词词组「那三辆汽车」的中心词是范畴最大的「车」,其次是「汽车」,再其次是「辆汽车」,再其次是「三辆汽车」,最后范畴缩小到最小且有指示作用的「那三辆汽车」。可用下图(1)来表达范畴从外圈逐渐往内圈缩小。汉语名词组的基本词序是:指示词+数词+量词+名词,可以树形图(2)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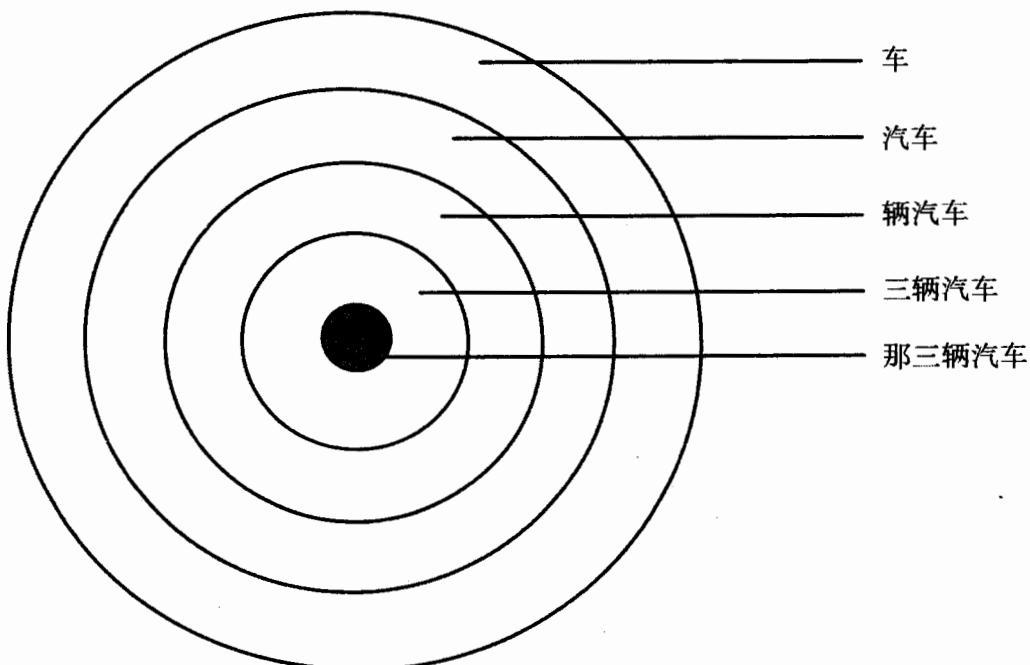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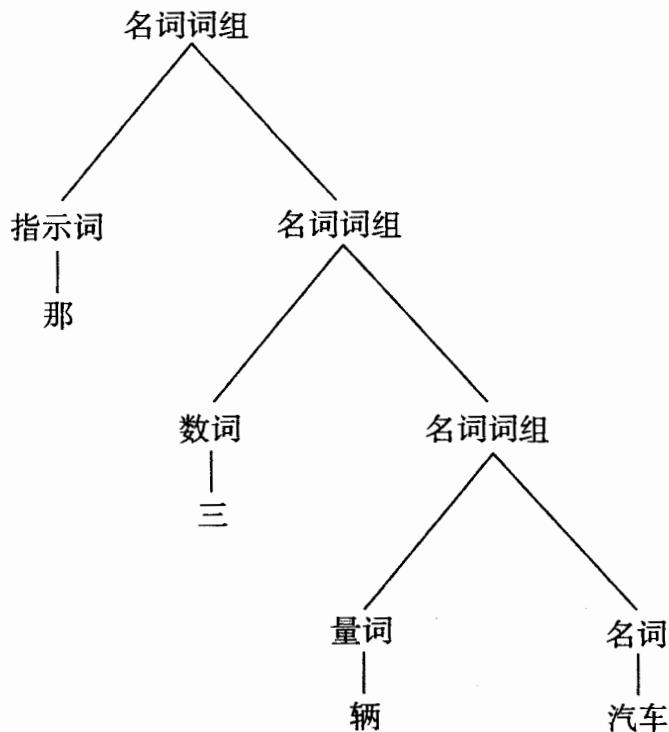


图 (2)

从图(1)与图(2),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名词词组的中心词是范畴化的最上层,而句法的结构层次正好反映范畴化的层次,名词词组最高的刚好是范畴化最小的。修饰(to modify)的功用是语意范畴的缩小;修饰词(modifier)把中心词(head)的语意范畴逐渐缩小,到最后是用指示词来准确指涉所要描述言及的有机体或物体。汉语的词序正好由前到后反映句法的结构层次由上到下,这种整齐如图像似的反映(mapping)再次证明汉语语法的拟像性(iconicity)(Tai 1985,戴浩—2011,蔡维天 2011)。

2.3 「的」名词词组

汉语含「的」的名词词组也是以中心词(head)为范畴化中心而形成的名词词组,其词序也是定语置于中心词之前。「的」名词词组的定一中关系也是相当多元化,而且「的」是否一定要出现也涉及定一中两者的语意、语用与韵律。请看:

- (19) a. 他的哥哥
- b. 他的书
- c. 红的花

- d. 好的开始
- e. 成功的几率
- f. 夜晚的星空
- g. 黄昏的故乡

(19a)的「的」可以省略,如(20)所示;但是(19b)的「的」基本上不能省略,只有在主题—评论结构中看似省略、如(21)所示。

- (20) a. 他哥哥认识我。
 b. 我认识他哥哥。
 (21) a. *我找到他书。
 b. 他,书很多。

(19c)中「红的花」与「红花」意思不一样,前者指红色的花,后者可用来指称一种花。「白布」不等于「白的布」,而「白菜」更不能说成「白的菜」。(19d–19g)的「的」的省略就得依靠不同文体的语用与韵律。

2.4 关系子句与名词词组

与其他语言一样,关系子句与名词也构成名词词组,其与名词/名词词组关系也是定一中关系。在汉语修饰名词的关系子句也用表达定一中关系「的」来表达,但「的」不可以省略。从印欧语言的观点来看,(22)与(23)是标准的关系子句,因为在这两个子句中与中心词相同的名词的主语(22)或宾语(23)被删减了。

- (22) 昨天 \emptyset 来找我的那个人是我哥哥。
 (23) 昨天我买 \emptyset 的书放在书房里。

与英语关系子句比较,(24)–(27)是汉语特有的关系子句

- (24) 昨天我(所)买的书放在书房里。
 (25) 昨天我跟他说话的那个人是我哥哥。
 (26) 他很喜欢他爸爸不喜欢的那个女孩。
 (27) 我希望他能把昨天我借给他的书还给我。

不管是标准的关系子句或是汉语特有的关系子句都涉及范畴化,也用「的」名词词组来表达。汉语还有一些含「的」名词词组,看来类似关系子句,但不能用印欧语言所界定的关系子句来涵盖的名词词组。如

- (28) 她讲话的声音很好听。

(29) 他走路的速度很快。

(30) 他们开会的时间没有决定。

(28)—(30)「的」前面修饰中心语「声音」、「速度」、「时间」的定语「她讲话」，「他走路」，「他们开会」已经是完整的句子。这种句子不被汉语衍生句法的研究者(Zhang 2005, Huang, Li and Li 2009)认为是关系子句，而是一种中心语名词(head noun)的补语。但是，如果我们把「的」看成范畴化的标记，我们就不必将就印欧语言的关系子句来看这种句子。我们可以反向思考把这种句子看成汉语用整句来界定范畴的原型，而(22)—(27)各种可接受的句子则是范畴化所用的修饰句子在不同条件下，有时与中心语名词的相同省略(identity deletion)，有时不能省略，只好用代名词(pronominalization)(Sanders and Tai 1972)。如此，汉语关系子句的概念也就与印欧语言的关系子句的概念不尽相同。

汉语相对于印欧语言的关系子句，其中心语在一定的句法或语境下可以省略，但是系词「的」不能省略。

(31) 这本书是他写的(书)

(32) 他不喜欢他拿到的(奖品)

这种省略跟(26)的省略现象是一致的。

(33) 这本书是我的，不是他的。

最后，2.2 的范畴化可与 2.3 的范畴化结合，而产生如(34)，(35)的名词词组。

(34) 他们昨天开到学校的那三辆轿车都是进口车。

(35) 那三辆他们昨天开到学校的轿车都是进口车。

「那三辆」(34)句中出现于中心词「轿车」之前而在与(35)句中出现于整个关系子句之前。如在引言里提到的，指示词「那」及量词出现的不同位置所表达的语意区别及其句法结构过去的四五十年文献上有诸多的讨论。然而，从范畴化的角度来看，这两句的词序应该也是反映不同的范畴化的拟像表达。(34)句中的名词词组「他们昨天开到学校的那三辆轿车」的中心词「轿车」与「那三辆」先形成一个新的指涉范畴，接着与关系子句「他们昨天开到学校的」则所代表指涉范畴结合，形成一个含有更详细描述的指涉范畴。相对地，(35)是先与关系子句「他们昨天开到学校的」来范畴化

中心词「轿车」，然后再以「那三辆」形成一个新的指涉范畴。在语意上，(34)隐含「他们的轿车不只有三辆」，(35)则无此种隐含。用范围(scope)的概念来理解，(34)句中，「那三辆」在「他们昨天开到学校的」的范围里(under the scope of)；在(35)句中，「那三辆」在「他们昨天开到学校的」的范围外(outside the scope of)。指示词「那」的指示物虽然实际上都是一样，但「那三辆」在(34)与(35)中的指示范围则有差异。简而言之，「那三辆」在(34)只有限定的功能，而在(35)除了限定的功能，还有指示的功能。

3. 结论

本文利用范畴化(categorization)来贯穿汉语对名词不同的修饰结构，包含各种在「的」之前的名词、形容词、主语或宾语被省略的子句，不能被省略而以代名词代之子句，以及句子完整的子句。如此「的」也有一致的语意功能，就是修饰的功能，句法及语意中的修饰也是在认知上的范畴化。最近 Shibantani (2009, 2010)以功能性类型学(functional typology)的观点将关系子句看成一种名物化(nominalization)结构。在他的理论里，名物化结构可由人物作基底衍生名词性词组，如「我的书」，或由事态的描述作基底的名物化结构，如「我昨天买的书」，即关系子句。这种看法与本文所提出的名词范畴化互相呼应，同时也针对以英文观点出发的关系子句提出修正的看法。本文作者认为以功能性类型学的观点观之，汉英的关系子句虽有功能与形式都类似之处，但整体的结构与功能导向迥然而异，更进一步比较分析汉英的关系子句在功能及结构的异同也会对功能性类型学的发展有所帮助。

附 注

- ① 详见戴浩一(2002, 2007), Tai 2005。
- ② 从类型学观点，汉语的分析性也是汉语句法的精神。详见 Huang (2005), Tai (2013)。
- ③ 心理空间的融合理论，请见 Fauconnier (1985) 及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3)。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11 从语法—认知界面谈汉语语法教学—以疑问状语和反身状语为例,《认知语法与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崔希亮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第 1 - 17 页。
- 戴浩一 2002 概念结构与非自主性语法:汉语语法概念系统初探,《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戴浩一 2007 中文构词与句法的概念结构,《华语文学研究》第 1 期。
- 戴浩一 2011 再论时间顺序原则,《认知语法与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崔希亮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第 66 - 85 页。
- 石定栩 2003 汉语的定中关系动一名复合词,《中国语文》第 6 期。
- 汤廷池 1979 中文的关系子句,《国语语法研究论集》,台湾:学生书局,第 249 - 300 页。
- Chao, Yuen-ren 1948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96 The unity of noun-modifying clauses in Asian languages. *Pan-Asiatic Linguistics: Procee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077 - 1088. Salaya: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 Rural Development, Mahidol University.
- Du, Pei-fen and James H-Y. TAI. 2012 *The position of demonstrative 'NAGE' and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Presented at East Asian Psycholinguistics Colloquiu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Oct. 13 - 15, 2012.
- Fauconnier, Gilles. 1985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2003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
- Hansen, Chad. 1983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shimoto, Ann. 1971 *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s*. Princeton: Unicorn Monograph.
- Huang, C. T. James. 200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the other end of the parameter. Lecture notes from LSA 2005 Linguistic Institute course. Ms. Harvard

University.

Huang C. T. James, Audrey Y.-H. Li, and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o, Yi-Chun. 2003 *Shape Salienc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on Cogni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aPolla, Randy J.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the Rawang languag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 4: 797 – 812.

Rosch, Eleanor, Carolyn B. Mervis, Wayne D. Gray, David M. Johnson, and Penny Boyes-Braem.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 382 – 439.

Matsumoto, Yoshiko. 1997 *Noun-modifying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A Frame Semantic Approach*. Studies in Language Companion Series 3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anders, Gerald and James H-Y. Tai. 1972 “Immediate Dominance and Identity Deletion.”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8: 161 – 198.

Shibatani, Masayoshi. 2009 Elements of Complex Structures, Where Recursion Is Not: The Case of Relativization. *Syntactic Complexity: Diachrony, Acquisition, Neuro-cognition, Evolution*, eds. By Talmy Givon and Mashayoshi Shibatani, 163 – 19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hibatani, Masayoshi. 2010 On the Typology of Relative Clauses: A nominalization-based Counterproposal. Presented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une 25.

Tai, James H-Y.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conicity in Syntax*, John Haiman, 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p. 49 – 72.

Tai, H-Y. James. 1994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and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Matthew Chen and Ovid Tzeng, eds. pp479 – 494. Taipei: Pyramid Publishing Company.

Tai, James H-Y. 2005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iz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 4: 539 – 574.

Tai, James H-Y. 2013 (to appear) Reflections on Typ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anguage Typology. Taiwan: Academia Sinica.

Tai, H-Y. James and Lianqing Wang. 1990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tiao”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5. 1 : 35 - 56.

Tai, H-Y. James. and Fangyi Chao. 1994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zha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9. 3 : 67 - 78.

Teng, Shou-hsin. 1987 Relative Clause in Chinese. *Wang Li Memorial Volume*, Chinese Society of Hong Kong, eds. Pp. 423 ~ 434.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Zhang, Niina. 2008 Gapless Relative Clauses as Clausal Licensors of Relational Nou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 4.